



汉语描写词汇学

刘叔新著

商务印书馆

汉语描写词汇学

Descriptive Lexicology of Chinese

刘叔新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1995·北京

HÀNYǔ MIÁOXIĚ CÍHÙXUÉ

汉语描写词汇学

刘叔新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781-7/H·277

1990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5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294千

印数 3 000册

印张 12 3/8

定价: 11.30元

序

自共时语言学兴起以来，对语言的研究大多注重于语音和语法，词汇则似乎被漠视。以现代汉语来说，语法方面不仅有一支人数颇为可观的研究队伍，而且研究得比较深入，成果相当显著。但是词汇方面却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或深入探讨，显得十分冷清。汉语词汇中的许多现象和问题，大率只有泛泛的一般观察，只有比较简单和表面的认识。

有感于这种情况，从七、八年前起，笔者逐渐分出较多精力用来探索现代汉语词汇中的一系列问题。经一个时期的探索，由于续有所得，就进而产生了对现代汉语词汇作一全面共时描写的想法。虽然未必力能从心，但是深信这一工作很有意义，无论对于加强词汇研究的薄弱环节来说，还是促进词汇学与语文工作实际及邻近学科的关联来说，都能起一点帮助作用。另外，正如汉语语法研究区分出汉语史和现代共同语的语法描写，笔者又确信，汉语词汇研究除改造和发展训诂学，开展词汇史的研究之外，建立现代共同语的描写词汇学自然是很有必要的。

1985年给研究生讲一门小课“现代汉语词汇学及词汇语义学问题”，其中词汇学部分的讲稿经以后较大幅度的扩充和改造加工，就写成了本书。应该说，由于成书的时间仓促，不少问题来不及作更深入全面的观察和细致的推敲，部分内容的考虑和分析显得有点儿粗枝大叶。好在抛砖引玉，本来就是以引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探索为目的，因而就不怕把不够理想的书稿拿出来发表。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承商务印书馆编审赵克勤先生给予热情

鼓励和支持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稿成时，硕士学位研究生葛向列和国怀林帮助抄写和校读了部分篇章。谨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刘 叔 新

一九八八年九月于南开园

目 录

1. 导论	1
1.1 词汇学的作用及其在语言学中的地位	1
1.2 词汇学的分科和范围	8
1.3 汉语描写词汇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11
2. 词汇的构成单位(上)	15
2.1 词汇和语汇	15
2.2 确定词汇构成单位的原则	17
2.3 现代汉语的两类词汇单位	19
2.4 词和词位	21
2.5 如何确定现代汉语的词位	24
2.6 现代汉语的词同构词成分、固定语及自由词组的区别	34
2.7 词的语法变体、词汇变体和词汇-语法变体	50
3. 词汇的构成单位(中)	64
3.1 词素和语素	64
3.2 现代汉语的词的基本结构方式	68
3.3 词的特殊结构方式	81
3.4 造词法	92
4. 词汇的构成单位(下)	119
4.1 熟语及其两大类:语言的固定语和言语的常语	119
4.2 现代汉语成语,它的特征、范围和结构	124
4.3 惯用语	136
4.4 歇后语及其同民族共同语的关系问题	145
4.5 专门用语和专名语	151
4.6 准固定语	156

4.7	关于俚语、俗语(俗话)、套语和常言	160
4.8	现代汉语的 idioms——习用语	164
5.	词和固定语的形式	167
5.1	语音形式和结构形式	167
5.2	单音词,多音词,四字格	168
5.3	词语的同音现象	173
5.4	词的结构和固定语的结构	178
6.	词和固定语的意义	182
6.1	词义和固定语的意义	182
6.2	理性意义和感性意义	184
6.3	多种多样的表达色彩	187
6.4	关于词语的阶级色彩	203
6.5	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区分及其结合	208
6.6	模糊的意义和确定的意义	213
6.7	词的内部形式	217
7.	各种词汇单位类集	231
7.1	词汇单位类集的划分	231
7.2	基本词汇、一般词汇和常用词语	232
7.3	外来词和方源词	237
7.4	古词语、新词语和旧词语	246
7.5	专门词语和专名词语	251
7.6	情态词汇和评价词汇	255
7.7	语体分化和风格分化	256
7.8	关于主题义族和词语的逻辑类别	259
8.	词汇的范围	264
8.1	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范围的必要性和基本原则	264
8.2	现代汉语词汇范围的基本轮廓	266
9.	结构组织(上)	276
9.1	词汇的汇集状态和结构组织	276

9.2	同义词语和近义词语的划分	277
9.3	同义组的类别	289
9.4	现代汉语同义组的特点	295
9.5	反义组 and 对比组	304
9.6	反义组的类别	319
9.7	现代汉语反义组的特点	324
9.8	同义组和反义组的复杂交错	325
10.	结构组织(中)	329
10.1	分割对象组	329
10.2	固定搭配组和特定搭配组	336
10.3	互向依赖组	340
10.4	单向依赖组	342
11.	结构组织(下)	353
11.1	挨连组	353
11.2	级次组	356
11.3	同语素词语族	359
11.4	关于语义场	361
11.5	亲属称谓	365
12.	现代汉语词汇的体系性	371
12.1	关于上位词与下位词以及对称系列、同源词族	371
12.2	现代汉语词汇体系性的表现	380
	主要参考书目	385

1. 导论

1.1 词汇学的作用及其在语言学中的地位

1.1.1 对语言的研究，最早是从探讨词与现实的关系开始的。远在公元前六世纪，道家创始人李耳在其《道德经》中就提出了关于名（相当于词）的来源和性质问题，掀起了此后二三百年来在不同派别的学者之间进行的名实问题的讨论。约莫同时，古希腊学者也展开了关于名称如何产生的论争。以后，由于中国先秦到汉初的时期，了解词的含义在教育中已很受重视，一部汇释同义、近义词的词典《尔雅》就应运问世。这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词典，第一部对具体语言词汇某个部分作专门搜集、研究的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语言研究的辉煌成果。

中国从此不断有学者对经书的词语进行意义解释的研究，形成独特的训诂学。这个语文学的传统部门，甚至一直发展到现代而不衰。西方学者对语言的研究兴趣虽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语法上，但是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起陆续产生的《全球语言比较词典》（1787）、《语言目录》（1800）、《米色雷德或普通语言研究》（1806—1817）等比较词汇的巨著，不但使词汇的研究向现代科学推进一大步，而且给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基础，显示了词汇研究在语言学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上述情况说明，自古以来，随着语言研究的发生、发展，就有词汇研究的发生和发展。词汇既是语言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语言的使用中又起着明显的材料作用，它引起人们重视和研究，是十

分自然、合理的。从这里，可以进一步看出，在现代语言科学中，也理应有词汇学的一席之地，不但要建立这一部门，而且要发展它。

1.1.2 可是从本世纪初叶起，在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学说的影响下，语言学共时的、结构形式的研究成为潮流；语言学中的几个结构主义学派都摒弃意义，将德·索绪尔所提出的成为语言符号一个方面的“所指”排除出符号，认为概念、意义属于实体范畴，而实体不是语言结构系统本身的东西。于是体现着“实体”的词汇，被置于研究观察的视野之外。结构主义者感兴趣的是音位系统、语言形式类别和语法结构。在他们看来，词汇不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词汇的研究是词典编纂者的事情，词典的编纂就是词汇学。心理主义的转换生成语法学派，虽然逐步强调意义分析对于句子生成规则的重要性，甚至将“词汇”的分析作为一种基本规则列入生成语法规则系统之中，但是实际上只是临时零碎地对个别的词作义素分析，以便在词语搭配上为句子语法规则提供语义选择的必要补充，并没有对整个词汇作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因此，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及由它衍生出来的“生成语义学”“格的语法”“关系语法”等学派，同结构主义学派一样，仍然漠视词汇学，不承认语言学中应该有词汇学这个部门。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极度扩大了“语法”的范围，把语音、词义——或某种词汇现象，都包容在语法之内。或者说，是以语法为中心，语音和词义不过是附随于和服务于语法的附庸。正如一位语言学者所指出，“50年代以后，尤其是Chomsky的学说出现以后，不少人认为语言的内部结构是语义←语法→语音”^①。因而现代西方的语言学者，一般都明显地或含蓄地采取了把语义学置于一端，语音学是另一端，而语法学则置于中间的语言学模

^① 赵世开：《现代语言学》，第20页，1983年，知识出版社。

式。^①很清楚,在现代西方的语言学模式中,词汇学完全被排除掉。

这样的观点和处理方式,是片面的,至少不符合语言系统真实的组织情况,不符合语言在社会中如何起作用的实际功能情况,也不符合历来词汇研究的存在及其发展要求的事实。

1.1.3 传统上认为语言由语音、词汇、语法三个要素所组成的观点,虽然在层次上有些问题,但是肯定词汇是语言要素之一却并无错误。词汇是作为语言的建筑材料部分而存在的,没有它,语言便空空洞洞,不能成立。语言研究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语法同词汇不仅互相作用,而且互为条件。语法不外是词汇成员之间发生意义组合的规则的总和。脱离了词汇,语法便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便无所谓语法。因此,词汇和语法两相对待而又密切关联,它们在语言中很难说哪一个是中心或更重要一些,两者是对等的,整个语言可以说就是词汇-语法系统。语音和语义处于语言的另一种组织层次。语音系统既存在于词汇,也存在于语法;同样,词汇里面寓存着语义,语法之中也有语义。

人们研究语音,也越来越注意研究语义;而在建立起了音位学和语义学的同时,语法依样须要研究下去。既然这种情况是完全合理的,那就毫无理由不可以和不须要去研究词汇,不承认词汇学是语言学中应该确立的“合法”部门。问题在于,词汇、语法、语音、语义都各有个性,各有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功能,虽然彼此间有情况不一的密切关联,但是都不能互相从属,不能互相代替。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苏联著名语言学家阿赫曼诺娃(О. С. Ахманова)、维诺格拉多夫(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伊万诺夫(В. В. Иванов)在他们合写的论文中指出,“苏联语言学认为词汇学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和语言研究领域,……并认为词汇学的发展有巨大的意

^① 参见 F. R. Palmer: *Semantics*, p. 5, 1976年,剑桥大学出版。

义”。^①

1.1.4 应该说,词汇的历时研究——历史比较词汇学或历史词汇学,是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产生的了。因而承认不承认词汇学是语言学中应有的部门,实际上是承认不承认描写词汇学(词汇的共时研究)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早已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的争议上:苏联已经用具体的研究成果作出了肯定的、有力的回答。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苏联不仅逐步建立普通词汇学,而且也开展了具体语言词汇的共时研究,出版了俄语词汇学和英语词汇学的一系列著作。苏联语言学家领头开拓出了词汇学的新园地,而且使这园中的幼苗茁壮成长。在这个领域里的许多成果,已对语言学知识、理论的开发和发展,对社会的语言实践和语言教学,起了积极的作用。

因此,现在不是还要怀疑建立词汇学是否合理,词汇学是否站得住的问题;而是应该面向更多的具体语言词汇,开展共时的研究,并且吸收语言学其他领域有益的经验、方法,使词汇学更好地发展、壮大起来。当然,对于阉割词汇、抹杀词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还要继续作不可调和的斗争;对于大力开拓和发展词汇学,还须要作理论上的推动。

1.1.5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由于现实的需要,由于它能对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积极的作用。词汇学也是如此。词汇的历时研究,直接有助于语言史问题的阐释、语言内部发展规律的揭示和语言亲属关系的确定,这已为许多事实所证明。词汇历时研究的成果为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所吸收,从而对这些学科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至于现代语言词汇的共时研究,首先是能给社会在语言运用、语言教

^① 《论描写词汇学、历史词汇学及历史比较词汇学的任务和几个问题》,汉译文,见《语言学译丛》创刊号第3页,1958年。

学、语言规范化等方面提供知识基础和指导的理论,这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人们在说话和书写中要求造出正确的、有效地表达思想感情的语句。只掌握了语法规则和语音规则或文字书写规则,往往还不能实现这个要求。这里存在着词语的使用是否恰当的问题。用词不当的语病,在青少年的话语和文句中通常是泛滥着的,在成年人的文句中也很常见,其普遍程度和出现的频率,比语法方面的毛病要高。这类语病如此常见,词语掌握得不够多是一个因素,但主要还是由于缺乏词语的知识,对某些词语理解得不准确,不知道某些词语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不会对词语作出恰当的选择。比如不说“对他们这种做法表示愤慨”,而说“对他们这种做法表示气愤”;不说“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而说“过失常常是正确的先导”。这类语病,不是语法上有问题,而是纯然由于不懂得所用的词可以有同义的单位,而且相互有意味上或色彩上的细微差别,各适宜于用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如“气愤”——“愤慨”);或者由于不知道词的对比不等于词的反义关系(如“过失——正确”只是词的对比,“错误——正确”才存在反义关系),前者表达不出鲜明的反义对立。

关于词与词的同义关系、反义关系等词语方面的知识,是由词汇学提供的。这些知识用于指导人们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词语,①显然有重大意义。作为词汇研究的某种成果、反映着词语知识一个方面的语文词典,在语言学习和语言运用上对人们的巨大指导作用,怎样形容也不过分。小学语文课本、成年教育语文课本和外语教材的编写,不依据词汇学提供的关于基本词、常用词语的知识,就难以作出词语的合理选收,难以体现由简而繁、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也无从实现语言基础教学的要求。词汇学知识已开始

① 在使词汇学知识同词语的运用问题紧相联结方面,李行健、刘叔新《词语的知识和运用》(修订版,197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就作过初步的尝试。

在不同程度上成为高等学校语言教学和中等学校语文课、外语课教学的内容组成部分。这部分教学内容的日渐充实、扩展,必然有利于提高有关课程的教学质量,提高人民的语言素养。

词汇的研究为开展语言规范化工作所必需,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语言规范化,除了确立语音规范、语法规范之外,还须有词汇的规范。这个方面的问题比语音规范、语法规范都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一般地说,“词汇规范化工作的阶段性的总结是一部规范性的词典,使人们对词的理解和用法有所依据”^①。而编纂规范性的词典,就须要以对词汇多方面研究的成果为基础。此外,词汇规范化所涉及的如何吸收方言词语、古代词语、外语词语,如何对待词语的缩略及生造等问题,都无一不是只有词汇学对相应的词语领域或相应现象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合理解决的。

1.1.6 现代语言词汇的共时研究,还能对语法学、修辞学、风格学、社会语言学等语言学部门起一定的条件作用或促进作用,甚至对语言学之外的某些学科也能起有益的作用。

语法分析不论如何形式化,都不能不顾及词这种语言单位。虽然句法结构分析或词法分析中实际上只是以词的大小语法类别作为“构件”或分析论断的对象,但是这些类别毕竟是一个个具体的词的概括,语法研究所面对的素材中基本的、大量的单位仍是具体的词。而词的单位的确定,词的含义和构造特征,词同词的可能有的种种关系等方面,是要由现代语言共时词汇学(即描写词汇学,下文改用这简略一点的术语)的研究提供有关的认识、观念或解释的。描写词汇学对习用语、社会习惯语、委婉语、情态词语以及同义词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很有助于语法结构的分析做到细致、全面、深入。

^① 郑莫:《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问题》,见《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第73页,1956年,科学出版社。

修辞学和风格学的研究，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描写词汇学的研究成果。许多修辞方法和修辞格式，是建立在利用词语的意义色彩特征、利用词与词的对比或近同的基础上的。而风格学要确定各种功能风格，确定语言在一定时期的各种风格手段，就需要描写词汇学揭示出语言在该时期的同义词语的面貌，提供关于词语的风格分化的情况。

描写词汇学在词语的阶级色彩、委婉语、敬辞、谦辞、专门词语以及同义词语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着重研究语言在不同社会集团、阶层中的分化情况的社会语言学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方面。这是十分明显的。描写词汇学关于普通词语及其组织状态的一般观点、结论，自然也成为社会语言学观察分析词语现象的一种必要的依据。

描写词汇学同现代心理学、民俗学、社会学都很有关联，可以同这些学科互相吸取营养，互相丰富。心理学、民俗学、社会学三个学科虽然彼此差别很大，但都从一定的需要和角度出发，分析有关的词语现象。词语(或某部分词语)成为这些学科分析和揭示研究对象的性质、特点的一种重要资料和手段。因此，描写词汇学在词语方面的研究成果，能对这三个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

1.1.7 概括上述，可以说，词汇学不仅具有很大的社会作用，而且还有不可忽视的对于其他学科部门的影响作用。这就决定了它在语言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同语法学平行的，或者同音位学、语义学平行的地位。

近代随着语言的共时研究成为主流和结构主义学派的兴起，音位学和语法学是语言学中研究得最多、最深入的部门，尤其是语法学越来越吸引语言研究者的注意。重视语法学的研究，是对的，对这个部门无疑须投入较大的研究力量。但是不能因此而将词汇学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说，词汇的历时研究开始得比

较早,已作出过比较明显的贡献而在语言学中站稳了脚跟,那么描写词汇学产生的时间还不长,研究还没有大量开展起来,在语言学中是相当薄弱的、地位不巩固的。但是它的社会作用比词汇的历时研究强,促进其他学科部门发展的作用也不容轻视。因此,应该大力扶植描写词汇学,发展、加强这个部门。从苏联近三十年描写词汇学已逐步成长而取得一系列成果来看,可以肯定,这个部门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必定能够壮大起来。

1.2 词汇学的分科和范围

1.2.1 上面已经提到,词汇的历时研究形成历史比较词汇学和历史词汇学,共时研究则形成描写词汇学;这前两部门和后一部门在研究的角度、方法和任务上固然不一样,所研究的对象在时间范围上也有很大差异。历史比较词汇学和历史词汇学之间的差别较少。它们都在词汇自身绵长的历史过程中来观察、分析词汇,研究其发展规律。差别只在于:历史比较词汇学须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有亲属关系的多种语言、方言的词汇,侧重于考察不同词汇的词语间的同源关系及各自不同的发展过程;历史词汇学则主要运用较多依靠文字记录材料的一般历史方法,研究个别语言的词汇,以揭示其发展规律为主要任务。

描写词汇学研究的是一种语言词汇在一定时期——一般是现代——相对稳定的状态,要考察、分析它的构成和组织情况,揭示其中组织成员间互相制约、对立、对比、因应等各种关系。这个部门基本上还没有建立起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体系,但是“语言学也应具有描写语言词汇财富的简洁而公式化的方法”^①。目前,有的

^① А. А. Уфимцева: Опыт Изучения Лексики как Системы, стр. 7—стр. 8, 1962 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词汇学者正尝试着从其他部门吸收一些适宜的方法,兼容并蓄,同时也摸索前进。在研究实践中,合理的、新的研究方法将会逐渐创造出来。

1.2.2 描写词汇学虽然同历史比较词汇学及历史词汇学性质迥异,各有分工,但是相互间并没有使两者割裂开的鸿沟。德·索绪尔当年在正确地提出历时语言学与共时语言学的区分时,把这两个部门绝对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现代对形式主义语言学保持着清醒头脑的语言学者,大都承认,语言结构的共时研究不能脱离“实体”或现实,不能拒绝联系历史;有人甚至主张共时语言学只有汇合了“历时地回顾”的解释,才能解决问题。^①描写词汇学不是同历史不相干的,它要把历时研究的成果适当地吸收到对某些共时现象的解释中去。当然,描写词汇学的成果对历史比较词汇学或历史词汇学都会有所贡献——它们会成为词汇历时研究的出发点或基础。没有对不同历史时期(比如近代和现代)的词汇作共时描写,要揭示词汇从早先时期到晚近时期在组织、构成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和规律,是不可能的。

1.2.3 在词汇历时研究中,可以分出一个特殊的部门——词源学。词源学就一个一个词专门探讨其历史来源,考察其意义与声音形式的衍变过程。这个部门可以从属于历史比较词汇学,也可以从属于历史词汇学,视采用什么研究方法和提出什么研究任务而定。

描写词汇学之下,也能分出较小的部门。其一是成语研究,有的学者定之为熟语学。这是一个迄今不很定型的、性质和范围不很明确的部门,它往往要追溯成语的历史来源。另一部门是专名学,其下又分出对历史文化研究有特殊作用的地名学,也往往要作历

^① 参见 Joseph H. Greenberg 的 Rethinking linguistics diachronically, 载美国语言学会期刊 *Language*, V. 55, No. 2, 1979 年。